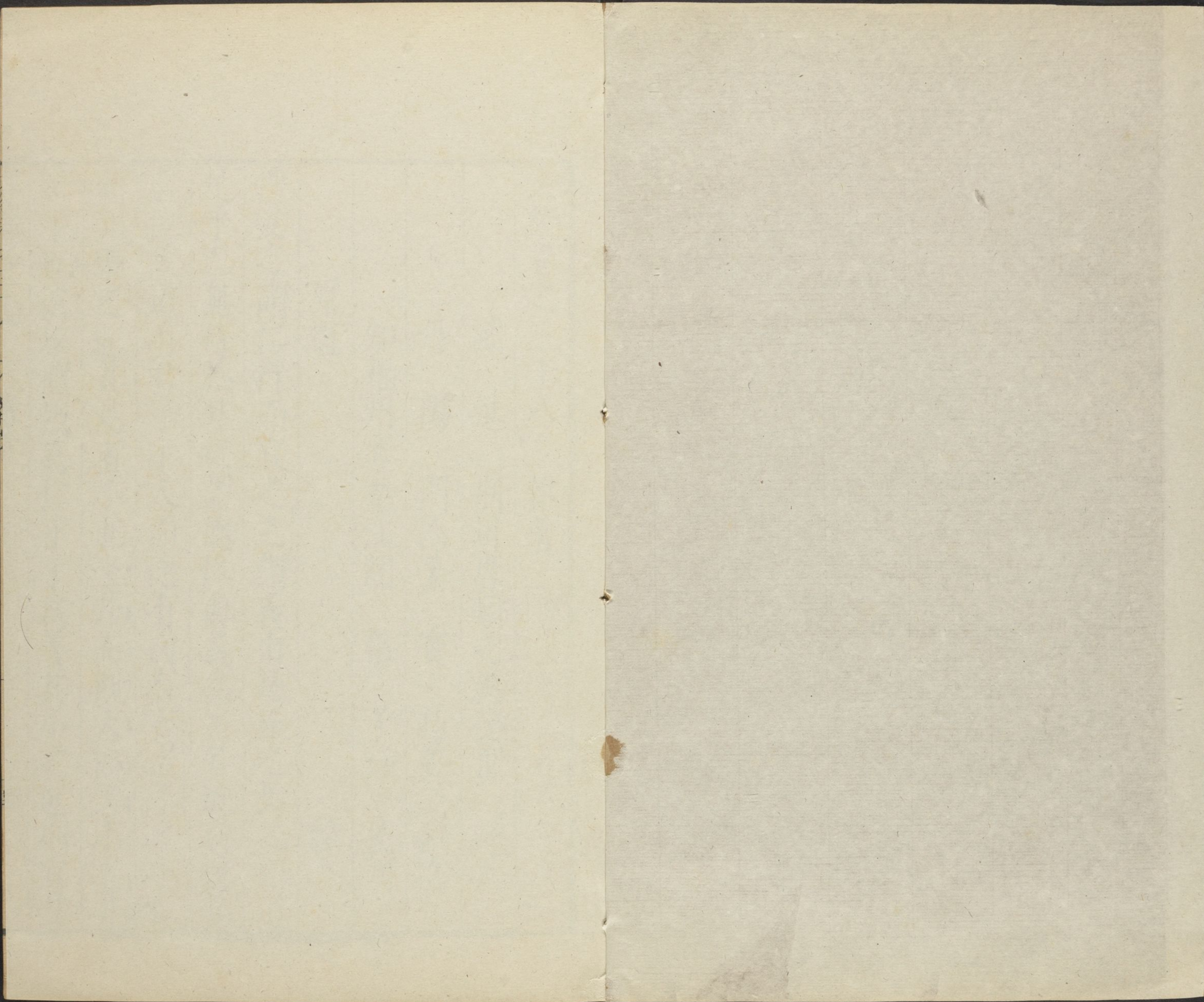


T5233.070623 3

六



文編卷之三十八

雜著

哈佛大學哈佛漢宗圖書館珍藏印

選批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原道

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  
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  
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  
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  
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  
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

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  
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  
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  
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  
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  
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

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  
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  
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  
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後說

農上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  
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  
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  
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  
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  
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下焉惡焉而已矣其

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之於  
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於五也一不少有焉  
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  
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  
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  
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  
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  
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  
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  
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

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匄匄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

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  
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公轉說二過更見精神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

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  
也廉詳故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  
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  
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  
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  
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  
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  
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  
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  
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

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疆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  
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然則其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疆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  
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  
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  
家可幾而理歟

原鬼

韓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  
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  
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  
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  
是也無形與聲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  
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  
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  
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

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  
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  
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  
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  
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  
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韓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

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  
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  
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  
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  
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  
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過

王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闔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  
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

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師說

韓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

咫尺間有百丈之勢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下水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脉不病雖  
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  
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  
者彼其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魯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邪

捕蛇者說

柳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跛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術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若是鄉積於  
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吸  
毒癘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  
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國馬說

李翱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  
鬣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  
顧如不知也旣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  
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



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  
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  
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  
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  
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  
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  
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  
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  
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  
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  
謂之馬乘人悲夫

仁

大蘇

善言射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  
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  
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  
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脩一疾隨之病  
盡而法定則心下其中目不存鵠一發十中矣四肢  
百體一不如法差如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  
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  
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

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矣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稼送張琥

大蘇

託物發端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

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其

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

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說用

曾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于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

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

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于上而陰被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疆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于儀繁于聲音執于噐據于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汴說

王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善挾竒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與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肩相切踵相藉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

文編卷之三十八 八雜著 六  
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  
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裨身正家顧未嘗有  
公卿徹官若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  
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裨身  
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  
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疏  
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  
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自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  
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性說

王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  
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  
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  
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  
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  
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  
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

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得一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

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真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耶

明

老蘇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不及聖人以其有所不及

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

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

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王霸

王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

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脩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



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  
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則勿歸焉  
可也而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  
而進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  
必退其師蓋必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  
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  
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  
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  
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

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出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  
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  
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  
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  
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  
則天下孰與之哉

中述

王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  
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第

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  
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  
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  
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  
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魯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  
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  
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  
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  
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  
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

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  
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  
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  
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  
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三不欺

王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  
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  
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  
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

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  
人不忍欺古有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  
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  
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  
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  
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  
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  
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  
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  
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一可謂不忍欺矣驩

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一可謂不能欺矣  
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  
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  
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  
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  
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  
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  
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  
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  
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

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守戒

韓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工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鐃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

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

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正意只說一句

釋言

韓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

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  
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  
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  
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  
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  
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  
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  
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  
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

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  
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  
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  
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  
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  
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  
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

文編卷之三十八  
八 雜著  
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  
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  
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  
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  
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  
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  
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  
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罪言

大蘇

吾聞肉食之憂非糲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  
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  
弗出利之所不擇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  
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  
一笑可散芥蒂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  
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  
伎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滌夷矢激則遠行  
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鬪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  
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  
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

升貧客轍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  
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渝今之所  
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  
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  
食宜饅饜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  
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對禹問

韓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

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  
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  
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  
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  
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  
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  
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



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  
湯與伊尹不可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  
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爲之辭

推命對

王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  
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  
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

情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  
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  
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  
之無疑奚率于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  
子君必仁行必義及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  
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  
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  
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  
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  
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

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其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咸宜

柳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乎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係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係其死後

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庖丁

莊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竅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軫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礪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所發於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爲之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問養生

大蘇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

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口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噉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噉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於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續楚語

大蘇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

安

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繩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願禮之末易責於  
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  
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  
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  
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  
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  
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日喻

大蘇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

相形

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

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  
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  
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  
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  
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  
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  
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  
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  
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泰誓

歐

周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  
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  
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  
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  
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  
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  
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  
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  
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

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



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或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伯夷

王

學事有出于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

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

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

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  
公哉

文編卷之三十八  
終

